



扫一扫 加关注

编辑:周逸平

组版:卞 慧

三水文苑

段祺瑞与围棋

◆黄显宇

段祺瑞别名正道老人,他是一个爱下围棋的政治家和军事家。

“围棋神童”迎战段祺瑞

吴清源是山东农村的穷孩子,也是一个酷爱下围棋的“神童”。

1924年,吴清源11岁时父亲不幸去世,家里的顶梁柱倒了。

妈妈担心小清源饭吃不饱,衣穿不暖,就托人把他推荐给段祺瑞,陪他下棋,拿一份薪水。

段祺瑞当时在北京执掌大权,同样喜爱下围棋。他早就耳闻吴清源是“神童”,围棋下得“神”,便满口答应。

这天大清早,段祺瑞兴致勃勃,跟吴清源在自家花园里摆下棋盘,开始了紧张的对奕。

段祺瑞毕竟是军事家,棋子落得快如闪电。“神童”抓住段祺瑞露出的破绽连连猛攻,直逼得段祺瑞满盘乱跑。

这可不兴行呀!谁不知道段祺瑞下棋只能赢不愿输,别人陪他下棋都故意让着。这个“神童”怎么好这样穷追猛打!观战的一位围棋高手急得手心直冒冷汗,嗔怪“神童”不顾段祺瑞面子难下。

“神童”大获全胜,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,满以为妈妈会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样,连连夸奖自己。谁知妈妈劈头盖脑一顿责怪:要是段祺瑞一怒之下把你毙了,那怎么得了!

妈妈循循善诱地告诫小清源:做人要谦逊谨慎,任何时候都不能误伤别人,尤其不能锋芒毕露,随意刺伤长者的尊严。

听了妈妈的话,吴清源连连点头,牢记在心里。

段祺瑞输棋不赖账

段祺瑞跟“围棋神童”吴清源第一次对弈就输了,他的心情坏透了,闷闷不乐地回到屋里,连早饭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和大家一起吃。妈妈提心吊胆,生怕段祺瑞输得恼火,把小清源拉出去毙掉。

谁知段祺瑞输棋归输棋,气恼归气恼,非但没有让“神童”吃苦头,而且当初承诺帮其交学费的事绝不失信。

一个星期以后,“神童”再次登门,直接请段祺瑞给他承诺过的薪水。“正道老人”段祺瑞毕竟讲正道。输了围棋虽然很不高兴,不过答应的事绝不赖账,从此每月给“神童”一百块银元,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,解决了“神童”家的温饱问题。

这还不算,4年以后的1928年,正道老人还资助“神童”飘洋过海,到水平极高的日本棋院学习。

是的,信为万事之本。输棋的“正道老人”不赖账,给吴清源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。

“围棋泰斗”感恩段祺瑞

1928年,“围棋神童”吴清

源在段祺瑞的资助下,前往日本顶级棋院学习。经过8年勤奋刻苦的磨砺,吴清源的棋艺突飞猛进,打遍了日本高手。有的输棋的日本选手甚至心灰意冷到自杀。

8年后,吴清源回国探亲。他一直耿耿于怀,没有忘掉“正道老人”对他的关心和资助。当时,段祺瑞已经“虎落平坡”,下野的他不要说手上什么权力都没有了,连身体也变得十分虚弱,情绪一落千丈,一直住在上海的医院里。

吴清源牵肠挂肚,专程赶往上海探望。为了让这个爱下围棋的老人开心,时隔12年,吴清源再次陪摆下棋盘,和段祺瑞对奕。

对奕两盘,吴清源一输一赢,双方打了个平手。段祺瑞输得心服口服,赢得心花怒放。

其实段祺瑞心知肚明:当年他是“围棋神童”就赢了我,如今他是打遍日本棋坛无敌手的‘围棋泰斗’,怎么可能输给自己呢?明摆着是故意让我,让我高兴!

是的,段祺瑞的想法没有错,吴清源忘不掉正道老人对他的栽培。

从“神童”赢棋到“泰斗”输棋,吴清源就是要像当年正道老人段祺瑞呵护和培养自己那样,感恩他,给他送上温暖和快乐。

头。邻居里头有一户特别有钱,但爷爷知道人家是几辈子把酱油豆瓣成两半吃才积攒起来的,从不坑蒙拐骗,不属于那种不劳而获的浮财,他只没收了一些黄白货,那家人依旧该吃就吃该睡就睡。日子还在走,田里活儿还得有人干,庄稼还需要莳弄,人的头脑一发热日子就乱了。

我问过奶奶,那么多金银财宝都放在床底下,怎么就没有漏些家中。奶奶说:“药人的饭不要吃,害人的事不能做。”

或许人就该这样,仰不愧天,俯不作地,行不乱于人,安于清贫,心里洞明。

“三个轮子的车子不能坐”

到城里上学之后,每次放假回来我都能看到奶奶在村口翘首等待,细心的人还能看到爷爷在家门口用石子儿记着日子。见面或临行奶奶都要叮嘱一句:“三个轮子的车不能坐。”三个轮子的车子不够稳当,在道路上横冲直撞。”这样的人性缺陷总是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,我们无法改变,但可以远离。

行端坐正,安稳庄重,谨小慎微方可云淡风轻。

奶奶说了很多话,能记住的也就这么几句,父亲也是,就像从河里捞出来的那样洁净,像从土地里长出来的那样敦实,这些话与这些话里的故事我正讲给孩子听。

(续完)

书法



钱存礼

背影里的浦口火车站

◆田秀明

中学时读朱自清先生的散文《背影》,朱先生要回北京念书,在南京谋事的父亲陪同渡江到浦口,乘火车北上。父亲为了买几个橘子,“蹒跚地走到铁道边,慢慢探身下去,尚不大难。可是他穿过铁道,要爬上那边月台,就不容易了。他用两手攀着上面,两脚再向上缩;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,显出努力的样子。”朱先生看着父亲的背影,眼泪很快流了下来。我的记忆里便萦绕着浦口火车站的影子,“咣当、咣当”的火车摩擦铁轨的轰鸣声也不断在耳际响起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有机会去南京上大学,念想着去感受一下那个洋溢着民国气息的浦口火车站,寻觅朱先生笔下充满了离愁别绪的背影。学校在汉中门外的凤凰西街上,抑或是学业,抑或是懒惰,数年时间,一直未能成行。有时候车过南京长江大桥,抬头西望,隐隐约约中那个红顶黛墙的英式建筑一定就是浦口火车站,让朱先生垂泪的那道背影也一定还在。

前些年,经常去浦口的南京浦镇车辆厂,这是一家生产火车的大型国有企业,工厂里一条条铁轨有序地排列着,一列列崭新的火车来来往往试行着,不由得又让我想起了浦口火车站。朋友告诉我,浦口火车站的客运已经弃用多年,旧址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被列为中国最文艺的九个火车站,是中国唯一保存民国特色的火车站,也是国内首个完整保留历史风貌的“百年老火车站”。朋友的介绍更加

激起了我去浦口火车站看一看的热情。

浦口火车站为典型的英格蘭风格,建成于1914年,是民国时期进京的唯一铁道入口,南北交通要冲津浦铁路的终端。主体大楼坐北朝南,黄色楼体墙面斑驳陆离,窗户高而窄,屋脊红而尖。雨廊分为两段:一段是月台上的单柱伞形雨廊,在中国铁路建筑史上极为少见;另一段是候车大厅西首通向浦口码头的拱形雨廊,以前一直横穿马路直通码头,旅客从火车上下来,一路无需打伞。停灵台位于火车站主楼前方的广场花园正中央,1929年,孙中山的灵柩通过津浦铁路从北京运抵南京,在这里稍作停靠后通过浦口码头过江,最后安葬于中山陵。

徜徉于浦口火车站前,路边虬枝伸展的梧桐树上绿叶繁茂,不时有身着旗袍、手把折扇的女人,或是身着长衫、佩戴礼帽的男人在雨廊之上拍照留念,那一刻时光仿佛穿越到了民国时代。修缮之后的浦口火车站成为火车历史博物馆,与之毗邻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以及民国风情商业街区,都成为众多影视剧热衷跟拍的影视基地,《孙中山》《国歌》《情深深雨蒙蒙》《金粉世家》和《北平小姐》等剧组都曾经在此取景。

清风徐来,伫立于浦口火车站的广场花园里,我迫不及待地找寻着,相拥而行的情侣、怀抱幼儿的夫妻、互相搀扶的老者以及行色匆匆的路人,每一道背影里无不荡漾着温情。

奶奶的哲学(下)

◆马军

“穷家富路”

1990年,我初中毕业到城里上学,出门的前夜,我和父亲来到奶奶的“顶头屋”——是间茅草屋,大门也朝南,只是房子南北长,最南边是厨房与客厅,正中有“松鹤延年”的图样,中间是柴草粮食储藏,还有两口寿材,上下叠着。最北是卧室,有樟木箱、皮箱、竹篾箱上下摆着,还有个三门橱与一些藏着瓜子花生的坛坛罐罐。

那个晚上。奶奶解下口袋上的钥匙,笑着,露出满口的白牙——很多年后父亲谈到奶奶还掩饰不住自豪,奶奶一直到生命终结,牙齿都能“咯嘣咯嘣”地嚼蚕豆。奶奶笑着搬下皮箱竹篾箱,打开樟木箱上的小铜锁,她把手伸到箱底掏出一个布袋,慢慢摊开,是一小把粮票,有江苏省和泰州通用的两种,一股脑给了我。最后她跟我说:“娃娃,在家干日好,出门时时难,‘穷家富路’。”回去的路上父亲跟我说:“你奶奶曾经有很多全国通用的粮票,因为你大堂哥去四川顶替工作,全给了他。”

如今我常常想起“穷家富路”这四个字,做事总是早作准备。

“害人的事不能做”

爷爷是个纯粹的农民,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,竟然做过村里的小学校校长。那是一个比较混乱的年代,是什么什么农的管理学校,据说只要根正苗红,越穷越光荣。村子里像他这样贫穷且不识字的很多,但三个儿子都能到革命的大熔炉里深造的仅此一家,所以当这个校长他笃定了。他一周也就某个中午去学校一次,身穿灰不溜秋衣裳,脚上套黄球鞋或趿拉着老布鞋,都是刚从地里回来的,袖口捋起,左手拎一挂肉,这肉是从大队食堂里要的,右手抓一瓶老白干,这是自己掏腰包买的。到了学校,陪那些外地的老师吃个饭,他喝很少的酒,筷尖沾点肉汤就是下酒菜,看着老师们喝酒他心里高兴。临走时不忘叮嘱一句:“你们好好上课,有人闯进学校找麻烦就让人喊我,有娃儿不听话,我来找他的娘老子。”

爷爷性子刚烈,大嗓门,村里人都有些畏惧,因为他当了校长,从城里来的那些白白净净的老师在那场暴风骤雨中都毫发无伤。他除了做校长,还是村里的一个什么主任,“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”都是他牵